



封面·话题

阅读,不只是好书与学生之间的故事

■连中国

2014年11月,北京市教委出台了《北京市中小学语文学科教学改进意见》,对经典阅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阅读,不只是好书与学生之间的故事,教师在此过程中担负着重要的生命角色。如若排除家庭的影响,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好书是一片广袤的森林,而在学生与好书之间,教师就是条芬芳的小径。

脱离课堂的阅读会形成新困境

随着阅读的不断推进,有效阅读已不止于教师为学生开出一个漂亮的书单,也不止于可以很方便地借到书、读到书等这些条件和设施,但我们发现:仅靠书单或书名已经难以进一步推动学生的阅读了,根本原因是:内心深处缺乏读书的兴趣与内在愿望。就如同一个在内心深处厌食的人,即使你把美食摆得到处都是,恐怕也解决不了他的根本问题。因此,我认为进一步推动阅读需要更内在的方式,而课堂便是诞生“更内在方式”的一个重要地方。

课堂,本该是广泛阅读与自由阅读最核心的一处触发源,日日枯燥,何以去课外讨生活?兴味是学生在具体的一本书(也包括一篇文章)中诞生的,兴味的养成离不开每天的语文课堂。南宋著名学者陆九渊说:“涵泳工夫兴味长”。人因兴味才喜读书,特别是在养成读书习惯、获得读书方法的时候,如若读得兴味寡淡,了无生趣,那无论我们怎样强调读书的重要意义,对他们已然意义甚微。

其实,建立并体味兴味是真正的读书之“难”。因为,兴味包括读书的穿透力、提炼力。南宋学者陈善曾言说:“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人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乃尽读书之法也。”此言深中肯綮,道出了读书的精髓。

不仅如此,兴味是见识与性情的完美结合。卓越的见识与跳脱的性情一旦相得益彰,读书便是一种无比享受与流连忘返的过程。说得简单一点,纵然有再美好的书目,寻不到“意思”,学生如何能坚持?再加之简单功利化的强大社会影响,学生阅读的前景必然堪忧。当然,读书本身就是有意思的一件事,但更高级的“意思”需要点拨与指引,需要教师努力创造更大的氛围与情景。

一篇课本的篇幅或许不大,但《敬亭山》28字里也可以挥就李白的高远与清朗;《阿Q正传》只是鲁迅的一个中篇,但也足以传递出先生的深刻与睿智……课本是学生必须面对的阅读,如若我们一方面将这里的阅读搞得枯燥冷落、形同死灰,另一方面说外面的阅读好精彩,这样的尴尬并不好处理。学生长期缺乏现实里成绩的支持,这样的阅读自然也坚持不了多久。

语文课本身就应该是阅读课,读与写是语文得以腾飞的双翼。不能享



校园阅读,表面上强调的是学生与书籍,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处处离不开教师的有力作为,这也正是校园阅读得以真正有效开展的秘密。

资料图片

有阅读魅力的语文课,自身便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因此,提高课堂阅读的品位与情趣,这正是我们改变学生阅读状况的当务之急。但如果一个学生在整日与他相处的教师身上都不曾真切体会到读书之乐之趣,体味不到书之于人的重要价值,那么学校对于他阅读的影响已经甚为微弱了。

教师的修养决定学生的阅读品位

人的生命有限,特别是现代社会里生活节奏明显加快,学生们需要应对的事情着实不少,因此,学生读一流的作品与真正的经典就显得更加重要了,钱理群先生曾推荐说:《论语》、《庄子》、唐诗、《红楼梦》、鲁迅作品是适宜青少年阅读的经典之作。

在现实中还有一个问题常常困扰我们:学生被劣质书籍所困怎么办?这个问题究其根本是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没有遇到过好书(不是没有看见,而是没有融入)。在一个人的精神成长过程中,是不能排斥自小的锦衣玉食、华服霓裳的,也就是说,一个人自小如若养成了纯真而高级的阅读品味,他自己是不会轻易接受“粗茶淡饭”与“敝衣褴褛”的。

去九寨沟旅行时,我们或许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从外边的世界带着一身仆仆的风尘与满头的溽热一下子闯入的时候,立即会被那里那明亮亮的世界所吸引。初次见到树正瀑布、诺日朗瀑布的时候,道道瀑流吐玉飞花,我们流连忘返,久久不愿离开。殊不知,人之愈深,所见愈奇,当我们撞见珍珠滩瀑布的时候,无论是满地铺展的水流的奇姿妙态,还是那种自高崖跌下翻江倒海、万马奔腾的赫赫声势,让从前所见一下子便不算什么了。待我们折返,重遇树正、诺日朗等瀑流的时候,不觉有“小巫见大巫”之叹!

当然,阅读没有吃饭穿衣那般直接简单,因此教师在其中担负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教师自己能否将一流的作品与真正的经典读出妙趣横生与无尽浩淼,对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品位是尤其重要的。不仅如此,为学生在阅

读的过程中提供丰富的参照,需要的正是我们教师的见识与视野,需要的正是我们教师长期的修养,有时甚至是超越常规的胆气。

阅读是学生内在的自我完成

成长是具有隐秘性的,意识强烈、目的明确的教育往往收效甚微,而阅读往往可以决定学生成长中隐秘而重要的那个部分,因为优质的阅读将更优质、更宏大、更真实的世界与读者身心充分地交融在一起,阅读就是在痴迷、泪水及翩翩联想之中,自觉自愿地接纳那些重要的“介质”进驻自我,并与之汇成同样的节拍,一起合成自我重要的那些生命更新。

阅读是学生内在的一种自我完成。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一是可以强化概念于学生,模糊简单的概念于人无用;二是要帮助学生充分展开并实现这个自我完成过程,过程越有效充分,阅读的效果就越好。

记得有位教师引导学生读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一上课学生便齐读“学习目标”,其中一条是:“体会作者豁达的胸怀与乐观的人生态度”,这样的教学设计不是很妥当。我知道这位教师是在遵循学校正在推广的某种教学模式,而且我们不少的课堂程式化倾向严重。但是我以为,课,应该是学生自己心里长出来的果子。类似这样的概念与结论是学生在阅读的时候自我发现的,这才是阅读的快乐。现在开篇即读,阅读变成了一种验证或者说一种灌输,快乐何来!在以后课堂进行中,学生普遍认为此篇文章表达的是苏轼苦闷的心情。由此看来,我们不仅强化概念于学生,而且课始时的齐读,也不过是走过场,学生并未真正过心。

在品味语言的基础上,可以自然完成学生对苏轼情感世界的认知。“月色入户”为何不言“今晚有月亮”?“月色”与“月光”有何区别?“月色”重在言“月亮的风姿”,“入户”重在强调月亮对人的亲近,月色今晚是华妆而至,在明朗亲美的月光里,

人心顿作一片皎然。在这样的感受里,苏轼的内心不难探知。

读出自己的书目与切己之关联

当下还有一个现象较为普遍,就是学生、家长和教师都特别热衷于获得书目。当然,得到一份自己特别崇敬的学人的阅读书目,为自己的读书提供参照与进行相关拓展,本是一件极好之事。但书目盛行,似乎非依托于一个书目便难以展开有效阅读的背后,其实潜伏着一种隐忧。好象在这世间存在着两类特别重要的书籍,它们列在一张神秘的单子上,只要照着去读,便可以快速获得成功,这其实是一种简单功利化的想法。

好书我们所知固然有限,但对对待那些人尽皆知的好书,如若我们认真阅读,努力体悟,也必有所得。诚如朱子所言:“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这确是读书重要的规律。因此,真正的书目,其实是每个认真读书的人自己读出来的。这并非说别人的书目没有借鉴意义,但最终写在自己书目中的那些作品,一定是与自己交融充分,伴自己度过重要生命时期、帮助自己产生生命能量的那些作品。苏轼被贬儋州的时候,精神上进一步走进了陶渊明,所以此时如若请苏学士开列书目的话,我想陶诗一定位居其要。如若我们的学生都渐渐读出了自己的书目,这真是阅读最大的幸事。

阅读重要的是要归之于己,与自我切实关联。长期以来,简单机械的应试泛滥于课堂,展开人类宏大心灵与精神分享阅读,屈服于其实对答题本身也并无大益的、刻板的答题套路与方法中,反复演练,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学生即便面对佳作,脑子里闪现的也多是所谓答题需要的浮泛之语。

我多次参加过一些重要的学生选拔性面试,有一个题目是请学生阅读一篇文章后,就此文谈谈自己的感受。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不会言及文章对于

自我发生了什么作用与价值,似乎读书是一件与自身原本毫无关联的事情,这样的阅读想要开出自己的书目来,当然很难。《围炉夜话》中说:“处事要代人作想,读书须切己用功。”此言,值得我们细细掂量。当我们不能与好书“相遇”,在心灵的大海里激起浪花,不能在思考的深谷里响彻回音,那么无论面对怎样美好的“相遇”,我们都将是软弱无力的。

在这样的一种切己关联的阅读中,我们教师实在是为最重要的一种力量。许多时候,学生不能在教师的阅读中发现教师自我生命的参与,那么他们自我生命在阅读中的融入,也会变成一个极其缓慢而完全未可预知的过程。

阅读里的尴尬与“跪”下来的分数

阅读,在学生现阶段真实的学习环境里常常会遭遇到两类尴尬。

其一,屈就的现实主义。核心的逻辑是:学生要分、家长要分、领导要分,中国教育是应试教育,我有什么办法。社会不会适应你,你只能适应社会。以不断增加学习与增强考试频率与强度,作为提分最重要的手段。阅读在这里只能是表面文章,因为阅读与他们的核心想法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其二,虚茫的理想主义。阅读不是一场新闻发布会,越盛大越好,越时尚越好。广泛的阅读应该诞生在扎实的语文课里,诞生在师生自然的相处里。阅读不是一场运动,哪些能风生水起就高举哪个。阅读甚至不在一场自我标榜式的愤世嫉俗里,而应该存留在以学生完整意义上“人”的切实发展为为基础的、学习成绩不断的提升里。

这两类状况表面看似不同,但殊途同归,用不了多久,第二类就会成功地完成向第一类的转变(有的第二类,其实是第一类)。对考试试题缺乏创造性与自我独立之研究,阅读不能落地于真实的课堂与师生的相处:最后都难免要简单追着试题跑的形式跑,“跪”下来求分数。因为,“活下来”确实是硬道理。

鲁迅先生在《忆韦素园君》中曾有这样一段话:“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家,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我们现在推动阅读,需要的正是韦素园这样的人呢!在他们那里,有真阅读,也有真分数。

阅读是复杂的心智活动,在学生阅读习惯培养的重要阶段,没有教师切实的介入,仅靠学生在天然阅读过程中自然获得,再加之现实强烈的逼迫与侵占,相当多的一部分学生会“读”跑了的。邓拓先生很早就有这样的提醒:“以前在书店里常常可以看见有所谓《读书秘诀》、《作文秘诀》之类的小册子,内容毫无价值,目的只是骗人。但是,有些读者贪图省力,一见有这些秘诀,满心欢喜,结果就不免上当,现在这类秘诀大概已经无人问津了吧。”今日读之,依然感慨万千。

校园阅读,表面上强调的是学生与书籍,其实处处离不开教师的有力作为,这也正是校园学生阅读得以真正有效开展的秘密。

(作者系北京教科院基教研中心教研员)

方法论系列⑦

读书要有“融通”意识

■张以瑾

最近,不止一次听人说“看书不是越多越好”。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读书人对其所不了解之事的臆断,还是读书人基于个人挫折的反思,也就是说,这个判断在两种情况下是成立的:一是不读书,打心底认为读书没用,自然觉得读得越多越没用;二是死读书,不懂联系,不会消化,经验告诉他读得越多越乱套。

说“看书不是越多越好”的人,在分析问题显然欠缺科学精神。所谓“科学精神”,首要一点是要明确你的话语前提和逻辑起点,其次是在表达观点时的审慎态度和批判意识,这样才能求得真知,至少能提出一个有意义的观点或问题。这种精神如果早年的学校教育没有教会我们太多,那么,唯有在持续终身的读书学习中自我追求。

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为什么有些人读了不少书,事实却一再显示,“读书多”对改善其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并无明显作用,以致他们觉得不再读下去了?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失之于“宽”,二是失之于“窄”。前一种状态是读书漫无目的、随心所欲,虽然日勤于阅读,但因为缺乏目标和方法的支撑,读书始终没能成为其终身学习的重要抓手。后一种状态是读书虽然目标明确,但始终行走在窄窄的轨道上,甚至越走越窄,他看的那一大堆书实际上都在探讨某个专业或某个领域中的问题。

需要认清的是,我们如今面对的是现代知识体系,一方面比古代知识更庞杂,也更系统化、专业化,但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知识的人为割裂。经常听到有教育学的硕士生、博士生说“我是学教育管理的”、“我是学高等教育的”、“我是学教育技术的”等,语气中透露着对专业领域的认同甚至自得,但我有一次忍不住提醒道:“教育学只是一个学科门类,我们可能还要警惕:这样细分下去,我们对教育到底能知道多少?”

当然,我们知道学科、专业、方向等设置都是传授知识和学术研究的权宜之计,目的绝不是要割裂知识、造成条块化认知,这就需要出身于不同专业的人要有扩展和融通意识。英国思想家哈耶克说:“专业研究应当成为为建立一种全面的社会哲学而奋斗的起点,一个人要想使这样的奋斗有所收获,就必须让自己的研究为自己打开视野,不把眼光仅仅局限于专业学科中的问题。”他认为,真正的学习和研究应该包括三个阶段,即一般教育阶段、专业训练阶段和综合融通阶段。

就目前的学校教育而言,对于前两个阶段都有比较充分的考虑和安排,中小学以及大学低年级致力于通识教育,大学高年级和研究阶段提供包括学科视角、专业理论和研究方法在内的专业训练。相比之下,学校并没有给知识融通留下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这是学校教育需要反思和改进的,也是走出校门,依然抱有学习意愿的人需要反思和自我调整的。

在具体的阅读过程中,所谓“融通”其实是不以学科、专业为畛域,尽可能广泛地建立知识之间的联系,以此达成更为全面的认识。比如,历史学科在讲到明朝灭亡时,会从社会经济和制度角度归结为专制统治阶层的腐朽无能,由此引致导致王朝覆灭的农民大起义和民族矛盾。而气候学则给出了另一种解释,即中国气候在明末(大约始于1580年)进入了一个小冰期,这个时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冷的时期,导致灾难连连,激化了社会矛盾。我们无法断言哪种解释更权威,但把这两种解释综合起来,显然能让我们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再如,教育工作总在强调“爱”,这没错,但如果仅仅强调“师爱”,将其解读为基于职业特殊性的“奉献”和“牺牲”,又难免让人对教师职业望而生畏。事实上,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等领域对“爱”都有很多论述。很多教师都读过社会心理学家弗洛姆的著作《爱的艺术》,但是如果仅仅从职业需求来理解,认为这是在教我们怎么爱他人、怎么爱学生,那显然错失了它的思想主旨。事实上,弗洛姆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出发,把“爱”看作是人对对自己生存问题的一种回答,是人与人之间合作统一的巨大力量。如果在这个层面理解教育工作,我们会发现,教育其实是在激发我们爱的潜能,然后体现为师生之爱、生生之爱、亲子之爱,以及作为生命个体对他人、对人类社会之爱。

带着融通的意识不断读书,其实是对个人生命状态的持续改善。回答“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胡适在《怎样读书》一文中说:“像旗帜似的孤零零的,只有一枝之艺的人固然不好,就是说起话来什么也能说的人,然而一点也不精,仿佛是一张纸,看去虽大,其实没有什么实质的也不好。我们理想中的读书人是什么又精又博,像金字塔那样,又大、又高、又尖。”

书海观潮

“领读者计划”培训北京高校阅读骨干

■本报记者 王珺

“推进全民阅读,重要的力量在基层,优质阅读活动的开展,需要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专业队伍。‘领读者计划’意在培养一批植根于社会之中的阅读种子。”在日前举办的“领读者计划”首场培训中,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公共服务处处长王亦君说。

据介绍,“领读者计划”是“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对全市学校教师、大学生社团干部、社区读书会组织者、实体店负责人等群体的组织和培训,为阅读活动的基层组织者提供交流机会和专业支持,不断提升北京全民阅读推广的专业化水平。

“一起悦读”俱乐部创始人石恢以《我们为什么读,怎么读——团体阅读的理念与方法》为题,介绍了多种分享阅读的媒介和形式。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出版研究所

长徐升国作了题为《国民阅读的现状与发展》的演讲,以翔实的数据分析了国民阅读现状、阅读形式的演变与发展。悠贝亲子绘本馆创始人林丹用生动的读书会案例,回答了“为什么做阅读推广人”的问题。首场“领读者计划”培训由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主办,北京出版集团承办,150名来自首都各大高校的社团干部和大学生阅读爱好者参加培训。

据悉,在之后的三个周末,还将有“大学生的文学阅读实践”、“读书会与经典阅读”等精彩内容。主办方希望,通过参与“领读者计划”的培训课程,阅读爱好者在鉴赏经典作品、享受文化熏陶的同时,收获读书活动组织的相关知识,模拟实操组办读书会,逐步成长为合格的阅读活动组织者。已经具备活动组织能力的读者,通过培训可以积累经典的活动案例,吸收优秀经验和方法,同时在全市范围内获取广泛的阅读活动推广资源,丰富活动形式,向更多人传播读书理念和方法。

■本报记者 却咏梅

“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南怀瑾先生是近年来享誉国内外,特别是华人读者中的文化大师、国学大家。在南怀瑾先生逝世三周年之际,人民出版社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近日共同举办了“南怀瑾先生著述出版发布会暨数字版首发仪式”,首次完整推出“南怀瑾四书精讲”,并与掌阅科技合作,在全球发行“南怀瑾四书精讲”的数字版。

南怀瑾先生讲述“四书”的作品,以《话说中庸》的出版为结点,前后间隔将近四十年。2015年年初,南怀瑾先生著述整理团队整理出南先生亲自撰写的《话说中庸》,里面附录了费时两年多编成的南怀瑾先生简易年表,该书的正式出版发行标志着“南怀瑾四书精讲”的完整出版。另外,《孟子七讲》原是六本书,除《孟子旁通》外,其他五种皆由东方出版社首次在大陆推出简体字版。另外,遵南怀瑾先生生前愿望,东方出版社重新整

“南怀瑾四书精讲”完整出版 数字版同时上线

理出版了《孟子旁通》,并将六本书合订为《孟子七讲》,形成了南怀瑾先生对《孟子》的全部解读、论述。

南怀瑾先生当年发下弘愿,“为保卫中华文化而战”,他一生兢兢业业致力于此,以道家“全生保真”的生命哲学、儒家“经世致用”的济世情怀和佛家普度众生的修持理念,讲述儒、释、道经典三十多种。他的讲述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和历史典故,旁征博引,贯通古今中外,语言活泼灵动,极便于理解。此外,他的作品原就是由一节一节的讲述整理而成,形式上也极适合数字化阅读。

据了解,东方出版社已出版平装32种41册(含英文版两种),精装28种35册,并有“南怀瑾著作选集”、“南怀瑾著作精选”、“南怀瑾四书精讲”(含《论语别裁》《原本大学微言》《孟子七讲》)和《话说中庸》4种8册)等套装。在出版南怀瑾先生作品时,东方出版社谨遵南怀瑾先生之嘱,不妄改、不擅改,尽力将南怀瑾先生的思想和著述如实呈现给读者。